

◇城市笔记

毛病

[南京]纳米

我干警察十几年,落了个毛病:看人不先看脸,看习惯。

审讯室坐久了就明白,话可以编排,眼神能控制,唯独骨头缝里的小动作骗不了人。真紧张的,拇指搓食指,搓得发白还不自知。假镇定的,隔十几秒换次坐姿,他自觉自然,我看就是坐不住。

这毛病不算毛病,是吃饭的家伙。

老周喊我那回,我本不想去。他一向热情,电话里兴致勃勃,说有个老战友要介绍位老师给他认识,团职军官转业,五十多还在跑马拉松。

“你也来,正好一起见见,多认识个人没坏处。”我推了一句,说这种局我坐不住。老周不依,说已经跟人家提了,让我务必到。话说到这份上,我只好应了。

到包厢时那人已在。叫张斌,五十出头,腰板笔挺,衬衫扎进皮带,一丝赘肉没有。老周战友介绍我,说是朋友,过来坐坐。张斌和我对视,微微点头。落座前收了收腹,动作很快,肌肉记忆。

团职转业,五十多还跑全马,这人有点意思。

菜没上齐话就铺开了。聊跑步,说跑了十几年,配速稳。聊读书,说重读经典,偶尔提几部电影。说得不深,分寸刚好。

上了精酿啤酒,老周来劲,说起前年喝过一款,入口有雨后泥土

味。张斌接话,咂咂嘴:“肥沃的泥土。”老周一拍桌子:“对对对!”两人碰杯,气氛热了。

我剥花生,心里笑了一下。

老周那条朋友圈我见过。前年发的,啤酒瓶配半个月亮,文案正是“肥沃泥土”。我还点过赞。能随口说出对方三年前朋友圈用词,不是记性好,是做过功课。

后来张斌开始谈“方向”。

“边际效应递减”“价值承载方式”“结构性机会”。词都像财经杂志上的,凑成团好看的雾。不说“项目”,说“跑通的体系”;不说“赚钱”,说“收益模型闭环”;不说“招人”,说“节点扩展”。

我听着,想起早年抓过的传销头目,初中没毕业,“闭环”“赋能”用得比教授溜。审他时我问知道什么意思吗。他说不知道,但好用,管用。

张斌当然不一样。但有一点相同,话始终没落到地上。没具体产品,没清晰的服务关系。漂亮的词底下,缺个承重的支点。

我剥完花生,拍拍盐粒,随口问:“这体系,最开始靠什么起量?”

张斌看我一眼,捏酒杯的手指停了一下。然后笑:“认知先行,资源自然匹配。”

多漂亮。我二十岁大概就信了。

我又问:“不做节点扩展,光做价值本身,还能转吗?”

他顿了一下。啤酒泡沫往下落。“那样效率会很低。”

行了。当“扩展”成为收益的必要条件,重心就不在价值上了。它依赖的不是产品,是人。

老周那边热络得不行,要加微信“深入了解”。我没再说什么。干我这行,知道什么时候张嘴,什么时候闭嘴。

散了,老周拽我送人。路灯一盏盏晃过去。他问:“怎么样?”我说:“大忽悠,你明天问他三件事。钱从哪来。没人加入还能不能转。他到底卖什么。”

第二天上午老周发消息。张斌回了,先交钱进“内部单元”,之后才能“节点拓展”。老周消息最后一句:“牛,要不是你,我差点就入局了。”

干警察多年,琢磨出一个道理:最难破的局,不是多高明的骗术,而是把话说得足够体面,让你不好意思问那个最笨的问题——钱谁给的?可这话我却问了十几年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anxing@163.com

◇四时风物

春采地耳

[湖北]石朋庆

地耳,家乡人唤它“地皮菜”或“地踏菇”,干时蜷缩如灰黑小点,遇雨则舒展如耳,贴地而生,无根无蒂,因其形似木耳而得名。它不长在树上,却偏爱干净湿润的草地或石缝中,是春天最早冒头的野菜之一。

前年春节刚过,我在乡村振兴驻点村胡六村驻村帮扶,一日上午,忽见村民蹲在山坡草丛间,指尖轻拨湿叶,专注搜寻。走近才知,他们在采地耳。我也蹲下身,学着辨认和采摘。帮工作队做饭的大嫂笑着指点:“看那青黑发亮、边缘微卷的,就是。”果然,轻轻一挑,一片凉滑柔韧的地耳便落掌心。“要趁阴天或清晨采,日头一高,它就缩

回土里了。”采回的地耳须细细择洗:清水漂三遍,指腹揉搓褶皱,再以流水冲净沙尘。中午,大嫂便为我们炒了一盘地耳炒鸡蛋,香气扑鼻。地耳性凉味甘,春气开发,肝阳易亢。这时吃点地耳,正好清一清、润一润。

今年春节前,地耳就冒了头。我采了不少,年夜饭桌上,端上一盘青黑金黄的地耳炒蛋,放在堆满盘盏的鱼肉中间,格外清爽。

小时候,我也曾跟着大人采过地耳,那时只当是好玩。如今才明白,这不起眼的小物,是土地对勤快人的犒赏,是春天落在泥土里最朴素的滋味,也是自然赠与人间的一味清养。

◇心灵点击

三叶草

[合肥]郭冬青

细细的茎托着三瓣心形的叶子,一丛丛长在玉树的盆里,像是一位不速之客。一日,家里来了客人,她们坐在茶几旁,忽然惊叹:“呀,你家里住了个春天!”

这才认真打量它,拍照搜索,才知它叫酢浆草,俗称三叶草,也有人唤它“幸运草”。

我忽然记起,小时候在野地里尝过它,味道酸酸的;放学

路上也遇到过它,一碰果实便炸开,我们常摘来玩耍。路边花圃、口袋公园经常看到它们的身影,红花居多,也有黄花。如今,它却在我的花盆里安了家,不惊不扰,安安静静只管生长。

后来,它们开出了白色小花,浅白,素净清秀。

原来春天从不偏心,它就在那里,等一个愿意俯身看见它的人。

关爱老年人

用我们的爱
为他们的生活添彩

